



近日，“故宫帅气师徒带火钟表修复行业”冲上热搜，师父王津和徒弟元昊楠修钟表时认真专注的样子被网友狂赞！原来，这对高颜值师徒正是前两年大火的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里出镜的两位钟表修复师，师父王津更是因为过硬的技艺和温文尔雅的气质，被网友称为“故宫男神”。从2019年开始，徒弟元昊楠把他们在故宫修钟表的日常发到网上，800多条精彩视频引来网友频频催更。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元昊楠说：“当年这个专业很冷门，只有我一个人报名，现在我们部门也‘上新’了，不少年轻人加入，目前已增加到了7人。”

让静止的时间流动起来

“故宫男神”师徒修钟表视频引网友频频催更

壹 800多条视频展示修钟过程
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播出六年后，网友们对文物钟表修复行业的热情仍未退去。近日，曾在纪录片里亮相的“故宫帅气师徒”王津和元昊楠又因在网络上更新的文物钟表修复视频上了热搜，不少网友赞叹：“仿佛让静止的时间又流动了起来，太治愈了！”

元昊楠说，最近的视频记录的是修复养心殿钟表的过程。这个钟表上有八仙的立体

雕刻人偶，修好后这些人偶会伴随着清脆的音乐绕着圆形齿轮转动，颇为有趣，“很多网友夸这个钟表漂亮，还有人说像在和古代的工匠对话。”

在发布的视频当中，浏览量较大的，要属瑞士的魔术人钟了，“这个钟是师父带着我修的最复杂的钟表，拆了上千个零件。它有走时、打点、打刻等足足七套系统，表演魔术的连杆都在人物体内，空间非常狭

小，得拆下来调试之后再装进去。装的时候要非常小心，不磕不碰不挤，稍微有一点偏差都会影响表演的精度。”

元昊楠告诉记者，这个钟修了将近一年，“带着它参加荷兰的音乐钟展览时，上足发条，音乐响起，魔术师人偶开始变换杯中的彩球，屋檐的小鸟展翅啼鸣，特别惊艳。现在这个钟在避暑山庄和故宫联合举办的展览上展出。”

贰 退休后接受返聘会一直干下去

对于徒弟拍摄视频的想法，师父王津表示很赞成，“我有时候也会帮帮忙，挺有意思的。过去传统的手艺因为受众面太小，见到的人不多。网络视频的形式让更多人能看到，我觉得很好。”
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走红后，“故宫男神”王津温文尔雅的气质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

印象。1961年出生的王津，是故宫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人。1977年12月，16岁的他接祖父的班来到故宫博物院，正式成为钟表室的一名学徒。他师承故宫钟表修复第二代传人马玉良，在钟表修复部一干就是40多年。

2021年，王津到了退休的年纪，但他选择继续留在故宫，

叁 帅气徒弟接棒成为第四代修复师

王津退休被返聘后，徒弟元昊楠作为第四代故宫钟表修复师，开始负责钟表组的所有事宜。

1981年出生的元昊楠是北京人，就读于北方工业大学机械自动化专业，大学毕业后报考了故宫文物修复部门。“当时想要学习一门技艺，家里人也很关注中国传统文化，所以就选择了去故宫。正式录取之后，我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报名了钟表

修复部。”元昊楠笑着说：“这个行业当时太冷门了，我报名之前碰巧有机会去钟表修复部参观了一下，看到琳琅满目的皇家钟表精美绝伦，和我以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瞬间有了兴趣，于是就成了唯一报名的那个。”

2005年8月，元昊楠正式上班，他至今记得当时的场景：“这个行业是师承制的，上班之前我还在忐忑师父会不会像电视剧里那样严厉又苛

刻。进门看到师父，他清瘦，说话亲切又温和，我悬着的心才放松了下来。”

元昊楠坦言：“进故宫的时候我像一张白纸，什么都不会，所有技艺都是师父一点点教的。师父特别耐心，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，或者犯了错误，他都会认真地指出，而不责骂。就这样我和师父慢慢熟悉，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事都会和师父说，他像我的父亲，也像朋友。”



王津在专注地修理钟表



元昊楠在给年轻的修复师们教授技艺

肆 做这一行性子一定要慢

师徒俩朝夕相处，不知不觉，一起工作了十几年。元昊楠说：“我和师父每天早上8点上班，下午5点下班。修钟表时往往会被时间都忘却了，一抬头发现一两个小时过去了。遇到连着几个小时都搞不定的问题，特别焦灼的话，就会起身去外面的御花园转转，看看外面的花草树木，绿油油的一片，吹吹风，等脑子清楚了，再回去继续工作。”

王津告诉记者：“做我们这行，最重要的就是耐心，性子要慢下来，不能着急。一着急很可能会在修复的过程中碰坏或者弄丢什么零件，故宫的文物都是孤品或者只有一对，千万不要弄丢或者碰坏，要不然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。”

王津和徒弟一起修复

钟表时，桌子的抽屉一定是要拉开的，时刻提防着细小零件的掉落。清洗生锈的零部件，也依然沿用着过去的方法使用煤油，没使用看似“高科技”的除锈剂，“现在的除锈剂劲儿比较大，没有那么润的感觉，腐蚀性强。这么多年习惯了煤油，用别的也没感觉比它更好。”

学徒进故宫第一年是不能动文物的，要修大量的普通座钟、挂钟、闹钟来积累经验，练习基本功，一年以后通过考核，第二年才能修文物里最简单的钟表，元昊楠至今记得第一个独立修成功的是法国的风车轮晴雨表，“当时风车轮外观已严重变形。我花了一个月时间修复，看到钟表自动走时之后的那种兴奋，现在还记忆犹新。”

伍 传统技艺在碰撞中传承

2016年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片子播出时，钟表修复部还只有师徒两人在忙碌。

“2017年开始，来故宫应聘的人多了起来，师父又收了三名徒弟，我收了两名。”

元昊楠发现，这一代的修复师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修复，而是在修复的基础上，结合专业特长，有各自的研究方向，“钟表不光是有机械的，外观上还有珐琅、铜器、木器、漆器、珠宝镶嵌等，我师妹是学珠宝鉴定的，在珠宝镶嵌还有珐琅修复上，有她自己的一套方法，所以她会在掌握机械修复的基础之上，发挥她特长弥补之前我们无法修复的。我的徒弟是学木器的，一些木头钟上的

雕架、摆件，她可以用学过的技艺进行翻模、雕刻。”

“工作室还有一位海归博士，他是学机械原理的，我们想通过他的经验，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文物钟表修复标准，从团队标准慢慢进化为行业标准，再变成国家标准。”

目前，故宫一共馆藏了1500多件文物钟表，王津修了300多件，元昊楠修了100多件，王津说：“年轻人的加入给传统技艺带来了新的活力，这项工作还将继续。文物钟表的修复是没有尽头的，每修一件，都是掌握新知识的开始，所以还是要修到老，学到老。希望未来，更多古老的钟表能再次响起穿越时代的清脆钟声。”

据《扬子晚报》 张冰晶